

小烟嘴

長春市文聯 編

吉林人民出版社

目 次

小烟嘴（單絃）	喜林書 關澤良	書 琴 原 詞 改 編	（ 1 ）
戏 迷（單絃）	關澤良		（ 4 ）
多情的姑娘（鼓詞）	張中祥		（ 9 ）
邮递員罗淑貞（山東快書）	刘 中		（ 14 ）
玉鳳和翠娥（山東快書）	趙明棋		（ 24 ）

小 烟 嘴

(單 絃)

喜 林 書 苓 原 詞
關 譯 良 改 稿

(曲头)

有这么一种人兒，实在邪門兒，
拿着国家的財物，不当回事兒，
自己抽烟卷連火柴都舍不得划一根兒，
依我看这种思想得擦擦油泥兒。

(太平年)

(1) 供应科的科員，名叫張玉文兒，
他今年大概有三十六七兒。

他拿着自己的东西簡直当寶貝兒，
拿着国家的財物一点也不关心兒。

(2) 供应材料，他是个大方人兒，
誰領料就盖章向来不愛得罪人兒，
要五个給十个，他还說省得你們来回瞎跑腿兒，
这是为了节余時間找的窍门兒。

(3) 对待自己的东西可特別的加小心兒，
前三年做的制服今年再看沒有一点油泥兒，
抽烟卷怕浪費，买了一个小烟嘴兒。
前兩天丢了五分錢連腿肚子都直轉筋兒。

(4) 这天是星期二兒，八点过几分兒。
張玉文一掏兜兒，喲！急的他当时驗象茄子皮兒，

順着脖子往下流汗水兒，

也不知丟什么东西啦，連窜帶跳就好象跳大神兒。

(5) 这时候走进来車間的小陈兒，

拿着傾料的条子来找張玉文兒。

小陈說：“我来傾料請你盖章快签字兒”。

張玉文就好象热鍋上的螞蟥，哪还顧得答理小陈兒。

(南鑼北鼓)

小陈他心納悶兒，見張玉文象丢了魂兒，

大概出了什么事兒？

我从来沒見他着过急兒。

怎么今天这样沉不住气兒，

乱打轉轉都顧不得办公事兒。

(云苏調)

小陈可真有了气兒，

張玉文同志我来傾料你怎么不理碴兒？

張玉文說：“我現在沒空办公事兒，

下午再来！我丟东西啦，找不着它我不死心兒。”

小陈說：“你丢了东西也得办公事兒，

若不然我們停工待料，完不成任务可找你張玉文兒。

我記得你从来不上火兒，

前些日子倉庫着火你都不着急兒！”

張玉文說：“你別在这火上加油、冰上澆凉水兒，

你不了解我的內心痛苦，还来跟我要嘴皮兒。

你不是来傾料嗎？拿过来我給你盖章和签字兒”。

也沒审查就盖章签字交給了小陈兒。

(怯快書)

小陈接过来直納悶兒：

怎么不审查就盖章又犯了他的老病根兒。
他忘了前天开的檢討会兒，
他檢討工作馬虎不認真兒。
怎么今天又沒审查就签字兒，
对！我今天用事实教育他張玉文兒！
小陈他領完料回到車間不大会兒，
又拿着領料單来找張玉文兒。
張玉文翻箱倒櫃，果的他上气不能接下气兒，
就好象圍着地球跑了倆来回兒。
張玉文一見小陈可有了气兒：
你怎么又来領料？你成心故意折騰人兒！
小陈說：“誰願来回跑跑腿兒？
工作需要就得麻煩你張玉文兒”。
張玉文气狠狠的照样盖章和签字兒，
小陈接过来一扭身兒，
笑的閉不上嘴兒，
他說：“張玉文同志，倉庫沒有这些材料可真成問題兒”！
張玉文說：“胡說！咱倉庫敢說有老底兒，
使用个三年五載沒問題兒”。
什么料？我瞧啊：猴头燕窩沙魚翅兒，
紅燒牛肉燴蝦仁兒，
滑熘里脊炒鷄子兒，
醋熘白菜拌肚絲兒，
兩打啤酒还有汽水兒，（过板）
多加黃瓜炒肉拉皮兒。
張玉文看罢五官挪位直咧嘴兒，
小陈，你不該要笑我張玉文兒！

小陈說：“誰叫你不仔細檢查就簽字兒？
你工作馬虎還怨別人兒。
為此事你的檢討書快成了合訂本兒，（過板）
可是你的毛病仍然沒去根兒。
你丟了什麼東西啦對工作這樣不當事兒？
什麼問題急的你好象跳大神兒？”
張玉文說：“我……丟了一個小烟嘴兒，
丟了它一天得多費烟卷兩三根兒。”

戏 迷

（單 絃）

關 澤 良

（曲頭）

徐文書對待工作不積極，
他不愛開會不愛學習；
唯一的嗜好是愛聽戲，
因此上有个外號叫“戲迷”。

（太平年）

這一天是星期日，
忙壞了老徐，
急忙忙起床去買票，
都沒顧得把鞋提。
早場看的是評劇“天仙配”，
別名叫“織錦記”；
午後看了一場電影；

晚上看的京剧是水泊梁山“李逵夺鱼”。

这个星期日，

过的真不离，

回到宿舍累的他

躺在床上好象一滩泥。

第二天早晨浑身痠痛，

他懒得把床起，

一睁眼，哟！八点三十七！

灵机一劲想出了好主意，

穿裤叉跑到收发室拿起电话机：

“喂！……啊！主任吗？

我得请半天病假呀，

我头昏眼花四肢无力；

这一宵啊，去了二十多趟厕所

——我跑肚拉稀。……

主任，我哪能还扯谎呀！

请你相信我老徐……”

嗯！主任批准，老徐他放下了电话机。

（哼二黄原板）

咚喂啷当啷喂啷……

回到宿舍鑽到被窝里，

只看他得意洋洋笑眯眯。

（金錢蓮花落）

到下午强打着精神来到了办公室，

見着主任装模作样捂着肚皮。

“主任啊，我下午本当还休息，

可是耽誤工作我着急。”

这时候主任拿起皮包去开会，
办公室只剩下小王和老徐。
只看老徐开始工作拿起笔，
噢！看见报纸笑嘻嘻，
拿过报纸在广告栏里看仔细，
嘿！京剧院今晚演出“霸王别虞姬”。
这么好的节目我哪能不去！（过门）
见景生情（唱京剧四平调），
“大老爷打鼓退堂，衙前来了我宋江……”
他唱起来宋江坐楼带杀惜。
小王一见生了气，
气狠狠的叫老徐：
“你写的检讨全忘记，
你又在工作时间犯‘戏迷’。”
老徐说：“工作应该有休息，
你先别把意见提。”

（唱刘巧儿）

“巧儿我采桑叶来养蚕，”（转怯快喜）
我这句和新凤霞唱的差不离。
小王说：“你说你有病四肢无力，
你说你跑肚又拉稀，
可是你唱戏满有劲儿，
我看你没病又是骗上级。”
老徐说：“我上午确实是有病，
可是我一见戏报哇——
跑肚拉稀已痊愈。
小王你休息一会快放下笔，

我唱上一段管保你入迷。

你不願听評戏，

我給你唱越剧：

（唱越剧）

“前边走着梁山伯，

后跟着一位女扮男裝的祝家郎。”

就这句呀，

你要买票得花一块七。”

小王他不言不語生悶气，

心里說：这种人真是沒臉皮。

这时候主任走进办公室，

“老徐你馬上写通知，

通知科長以上的干部

七点鐘在會議室开紧急會議；

不准迟到和缺席！”

（南鑼北鼓）

老徐他心中有事直着急，

抄起笔来写通知，

可是还没忘了晚上去看戏，

腦子里全是霸王帳下別虞姬。

哟！四点啦，更着急，

笔尖加快唰唰唰一分一分写完毕。

（挂快書）

交給了通信員，老徐出門就象跑百米，

直奔劇場就好像徑賽場上夺紅旗。

且不言老徐今晚去看戏，

咱再說通信員各处送通知。

別的科接到通知且不表，
我把那總務科接到的通知提一提。
兩位科長接過來通知一看——
噫，今晚請咱去看戲！
科長說：“看戲我不去，
要是看電影這還差不離。”
副科長說：“你不去我也不想去，
今晚早點回家去休息。”
科長說：“同志們！
辦公室通知咱們今晚去看戲；
沒寫人數，多去幾個沒問題”。
同志們一聽說都同意，
各個臉上笑嘻嘻。
吃罷晚飯大家排隊去看戲，
紛紛議論其說不一。
這個說：“今晚不是星期六哇？”
那個說：“八成是娛樂活動挪到星期一。”
說着來到會議室，
主任一見着了急：
“怎麼？你們科長沒來叫你們代替，
通知不是寫的清楚嗎，不准遲到和缺席！”
老張說：“科長沒空，叫我們來看戲，
由我帶隊，同志們都到齊。”
主任說：“什麼？！到這來看戲？”
老張說：“不信這里有通知。”
主任接過來通知留神看：
（白）“今晚七點鐘到會議室去看——

啊！霸王別虞姬！”

多情的姑娘

（鼓詞）

張中祥

有位姑娘名叫陳鳳雲兒，
她在工廠銑牙輪兒，
工作當中不起勁兒，
一天到晚她盡琢磨找愛人兒。
她愛上老張和老李，
她愛上老王和小陳兒，
張王李趙她都愛，
她找了愛人一大群兒。
要問鳳雲到底愛上哪一個，
她說：“我願做個多情入兒。”
這一天來到了星期六，
鳳雲她象丟了魂兒。
下了班，別人都把機床擦，
她的機床不擦泥兒。
停下機器往外跑，
跑回宿舍來精神兒。
只看她梳洗又打扮，
只看她擦胭又抹粉兒。
只看她梳罷兩條長辮子，
只看她打了一對蝴蝶鬚微微兒。

只看她上身穿了一件白綢衫，
只看她下身穿上綠花裙兒。
打扮完了往外走，
急忙她又轉回身兒。
對着鏡子照又照，
洒上香水香噴噴兒。
走出門來好高興，
我今天去找張世奎兒。
世奎当了技術員，
我和他真是才子配佳人兒。
他若是動心愛上我，
花錢一定沒問題兒。
我要他買綢又買緞，
我要他買來嗶嘰毛料海軍呢兒。
我要她買來皮鞋分四季，
春夏秋冬全要帶高跟兒。
左手我戴上手表“歐米卡”，
右手我戴上“羅馬”是三針兒。
要講吃喝由着我，
一天三餐帶零食兒。
我要吃魚要吃肉，
要吃牛羊啃豬蹄兒。
要吃蝦要吃蟹，
要吃那烤鴨和燻雞兒。
要吃香蕉蘋果菠蘿蜜，
要吃核桃和杏仁兒。
山珍海味我都吃，

就不吃那不咸不淡沒有肉的小蝦皮兒。
低头行走来的快，
不觉来到他的門兒。
推开房門往里进，
里边坐着張世奎兒。
走上前去来搭話，
燕語鶯声来迷人兒。
先問世奎你可好，
为啥今天不出門兒？
为啥一人在屋把書看，
莫不是消愁来解悶？
世奎說：“我等一人看电影，
等我的爱人王桂珍兒。”
鳳云听罢面帶笑，
花言巧語騙世奎兒：
“哎喲喲，你可真誠心兒，
天下难找你这个老实人兒；
要你等你就等，
消停穩坐不着急兒；
知心的人兒若不來，
你岂不是要鬧單相思兒！”
世奎說：“今天本是星期六，
桂珍的心里有时辰兒。”
鳳云听了眼笑，
小嘴一張一閉乱編詞兒：
“哎呀呀，你可哪知道，
你不了解王桂珍兒；

你單看她的工作样样好，
你看她忙前忙后真积极兒；
你干知道万知道，
你就不了解她这个人兒！”
世奎說：“桂珍的情况我摸底兒，
她的思想沒問題兒。”

鳳云說：“說你傻來你真傻，
桂珍她可会迷惑人兒！”

（白）“鳳云，你說什么？！”

“我說呀……”

我說她愛上了一个小伙子兒！”

“啊？！不能呀！

桂珍不是那样的人兒；
分明你是胡言又乱語兒，
你說的話兒有問題兒！”

鳳云說：“信不信由着你，
何必生气又認真兒；
算了吧，算了吧，
你不了解好坏人兒。”

鳳云謊言又謊語兒，
有說有笑有精神兒。
世奎不解其中意，
双手插兜走来回兒。

鳳云一旁哈哈笑，
伸手拉住張世奎兒：

“这还算了什么事兒，
难道說，好姑娘只有王桂珍？

来来来，吃块小人糖，
我給你帶來二兩花生仁兒。
世奎一見發了楞，
瞪大兩眼看鳳云兒。
鳳云說：“为啥你不言又不語兒，
为啥大小伙子还怕人兒？
和你說句知心的話兒，
我真愛上你那眼睛和嘴唇兒；
我的心上有了你，
每天就象丟了魂兒！”
世奎一听心好惱，
叫声鳳云你听真兒：
“我倆素來不相愛，
你說這話沒臉皮兒；
請你趕快走出去，
別在這裡磨嘴唇兒！”
哪想到桂珍早來到，
躲在門口句句听的真兒。
氣的桂珍直打顫兒，
嘯！噹啷啷，一脚踢開玻璃門兒。
鳳云一見吃一驚，
媽呀呀，跌了一個大趔躓兒。
只看她假裝笑臉站起身，
看着桂珍笑嘻嘻兒：
“喲！桂珍開門太有勁兒，
好險沒把我吓掉了魂兒！”
桂珍的怒火壓不住，

当面給她刨了根兒：

“你背着別人說壞話，
你在人群背後裝好人兒；
你半年找了愛人十幾個，
個個都是你的知心人兒；
你穿的裙子本是老李買，
老趙送你的皮鞋是高跟兒；
你手上只缺一塊表，
到處琢磨有錢人兒；
原來你不是把人愛，
你愛的本是高跟皮鞋綉花裙兒！”
鳳雲听了羞的面紅過了耳，
低着腦袋不敢見人兒。
她推开房門往外跑，
沒當心跌了個嘴啃泥兒。
爬起身來低頭看：
我的媽呀，把高跟鞋丟了一只兒！

郵遞員羅淑貞

(山東快書)

劉 中

滾滾的烏雲遮滿天，
霹靂閃電鬧不停，
迎頭蓋頂的雹子雨，
打的人們大腿疼。

(白) 那位同志說了：“這雨可怪呀，怎麼單澆大腿呢？”

是呀，这問題我一解釋你就明白啦。凡是这样的天赶路的人不是打伞就是穿雨衣，可是打雨伞的人因为伞小只能遮住上半身，穿雨衣的人因为雨衣又不够长，怎么也不能把大腿全遮住，这不是光浇大腿吗？有人说啦：“我若是穿上连襟的雨衣，再穿上个顶到大腿根的胶皮靴子，再打它一把雨伞呢？”这……别抬杠呀！那就浇不着了呗。

說的是北京城里有个邮政局，
它盖在一片蒙蒙的雨雾中，
只因为阴天屋里把灯开，
办公的同志象平常一样正在办公。

（白）这不是廢話嗎？

“寄天津”、“寄上海”、这个“寄南京”，
为了防止工作出漏洞，
一个个的精神翼集中：
听不見咳嗽大喘气，
只听见蹬、蹬的挑信封。
这时间，
不知是誰一声喊，
“可太好啦！”
“啊？”
“咋回事？”
这一声喊叫不要紧，
把同志們吓的可不輕，
大家伙一齐回头看，
把罗淑貞關的臉通紅，
只見她放下看好的一封信，